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殺子報

第四回 落孫山喜獲麟兒 走早道驚逢強盜

且說正色不亂的錢正林，在白雲庵中盤桓了數日，即到金陵鄉試，豈知文星未透，以致朱衣不點頭，掃興而返。回到如臯，進城到了自家門首，只見大門雙掩，寂靜無聲，心中好生疑惑，連叩幾聲，無人答應，只得推門而進，一迳走到房中。只見妻子坐在牀上，啟口言道：「相公回來了，妾身因前日聲晨分娩，生下一個男孩，今日正是三朝。婆婆出去，買些香燭禮物回家，堂前拜謝祖宗，無人出來開門了。」說罷，就將懷中小兒，抱出與丈夫觀看。錢正林瞧見了新養的兒子，忙用手接過來，仔細一看，相貌魁偉，眉清目秀，好不歡喜！少頃，他母親買了香燭等物回來。正林連忙上前拜見道：「有勞母親了！」老太太道：「罷了！我兒回來甚好，你去點香燭叩謝神明祖宗。」正林應了一聲是。

當夜一宿無話。次日清晨，錢正林梳洗完畢，正要出門閒散一回，忽聽大門上有叩門之聲，忙走到外邊問道：「誰人打門？」外邊答應道：「此處可是錢老爺家？」正林道：「正是。」

開門一看，卻是個長隨的打扮。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來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們太倉胡老爺要來拜望，因為初到貴地，問來問去，問了許多人，方才尋著。不知尊駕可是錢老爺麼？」

正林聽說，知是太倉胡國初，忙道：「正是，你家老爺今番從哪裡來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家老爺，因為南場不遂，今要想赴北場，又想路途遙遠，一人難行，想走到此地來，約錢老爺一同去趕考北闈，由此去清江浦，走王家營子上京，所以特到貴地拜訪。」正林一聽此話，便答道：「你先回船去，拜上你家老爺，說我就來。」那長隨即辭了正林而去。

錢正林連忙將此話告訴母親知曉。老太太道：「趕取功名，乃是正事，既是朋友來約你同去，你便同他去甚好。」錢正林得了母命，唯唯稱是。退進房中，將此話又告訴妻子，隨即啟箱開帽籠，換了一身衣服，用了早膳，出城南關碼頭，抬頭一看，只見那船梢上扯起一面紅旗，上書順天鄉試字樣，便高聲問道：「這船可是太倉的。」那船梢上答道：「正是正是。」

其時胡國初正坐在中艙看書，聽見岸上有人來問，即忙推開和合窗一看，原來是錢正林到了，好不歡喜，舉步跨出中艙，走到船頭，含笑叫道：「錢兄來了，久違久違！」忙叫水手道：「你們快來搭好扶手，挽這位老爺上船，要小心些兒！」水手答應一聲，扶住錢正林道：「慢慢兒走好走好！」

正林就走到船頭上，將手一拱道：「國初兄，久違久違！」

國初連忙答了一揖。二人挽手進艙坐下，長隨獻茶，彼此敘過了契闊，談及南場不遂，互相歎息不已！國初道：「目下弟想趕順天，未知錢兄意下如何？」正林道：「今番南京鄉試，名落孫山，弟已灰心；今得尊兄欲赴北闈，弟敢不從命。今兄封敝地，真正難得！請寬住一宵，以便稍盡地主之誼。」胡國初再三謙遜道：「容小弟明日造府，拜過伯母與尊嫂，再作計較。」

二人在艙中閒談著，不覺日已正午，就在船中飯。隨後錢正林告辭回家。明日胡國初催促動身，正林忙整頓行李，隨同胡國初鼓棹而行。日行夜宿，起早到盧溝橋地界，天色將晚，看看金烏入海，玉兔漸升，要趕到王家店住宿，還有二三里路。錢正林道：「奈何此地沒有村莊，人煙稀少，若要到王家店，還不知有多少路？耳聞北邊地方，傍晚時盜賊出沒乖常，你我都是文人，倘或遇著，如何是好？」胡國初聽了，連說不妨。

原來胡國初自幼習成一身武藝，故而極其膽大。他還有一件家傳的絕技，身上掛一個布袋，袋內盛著數十粒石子，各約有雞卵大小，若遇對敵之際，他就摸出石子，百發百中，比那鳥槍弓箭彈子靈便，而且敏捷，從前水滸傳中，有一種沒羽箭，就是這個東西。

正林、國初二人正在且說且行的當兒，忽見樹林之內跳出一個大漢，手持一根鐵包頭的棍棒，阻住大路，叫道：「朋友，我們這兄弟要借幾個錢！」錢正林一見，嚇得面如土色，抖做一團。胡國初道：「錢兄，不要駭怕；待小弟前去，與這強盜決一勝負。」說畢，撩衣捲袖，迎將上去。

胡國初走到前邊，厲聲喝道：「呔！你這瞎了眼的強盜，敢在我的面前放肆麼？」那大漢放開大步，擺了一個勢子，名叫老僧挑擔，立在路中，胡國初一看樹林之內還有數人，他也不放在心上，但是心中一想：「手無寸鐵，如何是好？」想著腰間布袋帶著，隨即放開大步，擺了一個拳勢，叫做玉兔奔鷹，候他棍棒打來招架。

那大漢便將棍棒掄開，轉身一個盤頭蓋頂掃將過來。國初眼快，就將兩腳向上一聳，讓這條棍棒掃空，乘勢翻身一個猿臂掛面，一拳打上那大漢的頭頂。大漢躲避不及，連忙將頭一低，頭雖避過，但頸項上被拳頭擦過，卻已疼痛難忍，如果避得慢一些，早已被他這拳打穿天靈蓋，腦漿進裂了。那大漢叫聲好！雙手將這棍棒劈面打來，這就叫蛟龍出水。國初見他來勢厲害，就將身子一偏，一腳尖兒，相定他的手上一踢，剛剛踢在他手臂之上，這條棍棒就踢落在地上。那大漢並不開口，棍棒也不要，跑到那樹林裡去了。

國初將這條棍棒拾在手內，要想迫到樹林裡去，錢正林連忙趕上一步，叫道：「國初兄，窮寇莫追，不要中了他們的鬼計。」國初一想，有錢正林在此，恐他駭怕，只得止步不追。

不想那樹林之內還有一個大漢，在那裡探頭探腦，待要跳出來的模樣。胡國初好不快，一邊與錢正林說話，一邊伸手到布袋中，摸出一個石子，隨手發出，不偏不倚，正打中那漢子頭顱，登時頭破血流，抱著頭跑進樹林去了。

這個沒羽箭之功，非同小可，倘敵人來得多，他只要立定一個地方，見一個，打一個，來一個，中一個，絲毫沒有虛發的。所以胡國初立在大路之間，望望他們這班強盜，究竟有多少？躲在哪裡？怎奈天色已晚，遠遠兒竟看不出來！等了半晌，不見動靜，諒必這班強盜不敢再來。回轉頭來，只見錢正林呆立在那裡，在近前來，錢正林道：「我只曉得你詩賦文章稱為能手，卻不曾曉得你有這打人的本領。佩服佩服！」胡國初道：「快快趕路，怕這些強盜到來報復。」二人緊步而行，到了王家店住宿。

次日清晨動身，趕到京師住下，頭二三場考罷，二人望著。

出榜之日已到，豈知二人仍是榜上無名，不禁滿面愁煩，茶飯懶進。那跟來的家僮常在國初面前好言勸慰解說，國初只是嗟歎，不肯回家。錢正林因新產一個兒子，一心掛念老母、妻子，恨不得插翅飛回家中，奈有胡國初一同在此，不便單身先行，再者路上又怕強盜，只得相陪，再作計較。